

肖亦农 / 著

黑 界 地

一部充斥着人类不幸和苦难的小说
却又蒙着一层无法抹去的仁慈
对生活的尊重 自我的救赎

北京文艺出版社

黑界地

肖亦农 / 著

黑界地是鄂尔多斯的前生 鄂尔多斯是黑界地的今世

长城为弓，黄河为弦，几字湾里有片黑界地，这就是著名的鄂尔多斯高原。

一群走西口的农民，闯进了黑界地，
这里发生了上世纪初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群庄稼汉子用心血、智慧、生命，
演绎了撼天动地的黄河壮歌！
落日黄河，殷红似血，滔滔黄水吞没了黑界地，
鄂尔多斯在血与火中得到重生！
狂野黑界地，人间大悲悯！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黑界地 / 肖亦农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 7

ISBN 978 - 7 - 5378 - 3572 - 5

I. ①黑…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1613 号

书 名 黑界地

著 者 肖亦农

图书策划 董令生

责任编辑 高 洁

特约编辑 凌泽贤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5628696 (营销部)
010 - 58200905 转 801 (北京中心发行部)
0351 - 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 - 5628680 010 - 58200905 转 802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85 千字

印 张 18

印 数 1 - 8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8 - 3572 - 5

定 价 32.00 元

1 二女子刚给王大爪子揣上娃时，犯口犯得厉害，嫌苦苦菜搅和着山药蛋又苦又麻，不抗饿还没甚滋味。二女子新媳妇那劲头还没过去，爱撒个娇嫩，屋里屋外地唠叨过两次：这辣麻山药蛋和苦菜就没个完了？唠叨到第三次，王大爪子劈脸就是一巴掌，二女子脸上的爪子印印硬是半个月没褪下。二女子嚤嚤地哭泣，王大爪子火冲冲地说：你是耕地了，还是驾辕了？有这茶饭吃，还不是好草料？！

二女子脸上有巴掌印，不愿见人也得见，推碾子挑水田头送饭，人就知道了。五里村的乡亲们都说：该打，该打。这鸡飞狗跳的年月都快赶得上官兵讨丹丕勒老爷抗垦了，她还犯口？该打，该打。婆姨们见了二女子，就嗤嗤地偷笑。村上的乡亲们最见不得馋嘴的女人，以其丰富的联想，认为闹犯口的婆姨废男人。二女子觉得冤得慌，就去娘家诉苦。娘家不远，站在自家门口，就能瞭见娘家的烟囱冒烟。她娘说：你咋敢了？这烟捐都快把人逼圪蹴下了，你还不忍着点？垦局、洋堂、王爷还有东家，全都一个鼻眼眼黑上了黑界地，抗捐的杀头，逃捐的挂监人狱，官家要挨门挨户收捐哩。二女子说：不是民国了，这黑界地咋还没个太平岁月？她娘说：我看这回是圪蹴下了。咋就是咋，黄鼠狼难叨窝脖子鸡。二女子想人全窝脖圪蹴下了，你还要咋？黑界地有句老话，叫做：吃不怕，穿不怕，就怕老当家的圪蹴下。庄稼汉子这么脖颈子窝下一圪蹴，就告诉你：咋就是咋！管你是提刀拿枪的，管你是收捐收租的，你冲爷爷来吧！来！来！黑界地苦歪歪的庄户汉子还这样乐呵呵地唱道：

自家的地自家的粮 自家的山曲自家唱
走夜路不怕鬼打墙 窝脖圪蹴出个爷爷样

天擦黑，鸡上架，王大爪子又要办那点夜间事。二女子这次没有贴上去，身子僵僵的，就像一板子肉。王大爪子涎笑着说：驴马怀驹驹才不起骡，你这是咋了？说着，就使劲搬二女子的身子。二女子动也不动。王大爪子败兴地说：收烟捐的鳖孙还没有咋，你倒先张狂开了。咋？连×也不让日了？二女子发着狠说：就不让，就不让。王大爪子扬起了手臂，二女子一挺

肚子说：你冲这地方打！王大爪子恨得干咬牙，拳头扬起又放下。他说，这会儿先放过你，便光着身子坐在炕头上抽旱烟。

二女子侧着身子佯装睡觉，就像一颗磁磁实实光光滑滑的大冬瓜。王大爪子也斜着眼睛看了一阵，噗地笑了。二女子说：你喝上黑老鹅尿了，笑得牙齙转？王大爪子眯缝着眼睛笑，想起前几天京城来的几个光鲜人物，由垦局的督办杨老爷陪着，在村里村外说着满嘴文明话儿。说是要号召新生活，提倡人有厕所驴有圈，不要随地大小便以及不许光膀子，早晚刷牙漱口什么的。一村人笑得肚子疼。杨老爷还让村上找来几个眉眼周正的人和这些光鲜人物在这五里村上唯一能接人待客的金老万家中座谈，特意叮嘱村上的管事赵良找些会说话的人，别找一棍子打不出屁的憨鳖。王大爪子正在地里割烟，便被老丈人赵良吼了来。来到金老万家，正见村上几个有头脸的庄户汉子在嘿嘿憨笑，光鲜人物们一脸严肃。一位身着绸袍，架金丝眼镜的老先生正在询问：业余时间你们干些甚？业余，这个新名词搞得几条汉子挖着头皮看金老万，金老万倚着被垛子眼皮皮都不抬一下。杨老爷说：咋连这个都翻屎不清？金老万说：你吼屎甚？这又不是你那垦局衙门。老先生忙摆手：业余，就是说你们泛完了舟，放完了家畜，忙完了地里的庄稼活你们还干甚？比如说晚上……这回王大爪子听明白了，挖挖头皮说：晚上做甚？能做甚，就是日婆姨。几条汉子笑咪咪地应和道：对着哩。杨老爷说：现在要讲文明话，炕头上的事说它做甚？老先生说：有开头就好。那我问你，你说等日完了呢？王大爪子一拍屁股：那就歇了，歇完了再日。杨老爷沉下脸说：你是有意放刁！金老万拍拍手说：咋了？咋了？我看这后生说的全是实话哩。后来，这段对话显现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调查室《边疆调查报告之二》中的“沃野设治局”社会礼俗一节中，仅剩下了这样几句：“治内人民，十分之九均以务农为业。因社会生活极其简单，以故全境居民，无何娱乐之可言。”

二女子说：你点长明灯哇！小心官家定你聚众抗捐哩。王大爪子说我日官家他娘！吹灭了灯，摸摸索索地往二女子身边贴。一面贴，一面乖哄：等烟局的小火轮蹿过去，我过河曲拿烟泡颗颗给你换好吃的。二女子说：你想挨鳖孙们的大炮子儿哇！就这村里人还戳点我嘴馋×也馋，没白没夜要老汉哩！你别碰我。王大爪子说：我知道哪个河湾子里有大鲇鱼，立了秋正肥腾腾哩。我像小时一样去河湾里摸给你吃，正肥腾腾哩，好我的二女子。

王大爪子这么一央告，二女子的身子就有点软不唧了。

王大爪子扳着她的肩头，挺直身子就发憨，吭吭哧哧地就往二女子的肉里钻。二女子呼喘着说：你个王八爪子下手这么狠，一巴掌把人家的白脸脸打成发面锅盔，你还好意思日？说着，热身子一扭一扭的。王大爪子双脚一蹬一弹地说：瞧你这里面像黄河冒泡噗噗唧唧地闹响动。又是一声声二女子，肥腾腾地瞎呢喃，还摸索二女子的肿脸问还疼不？二女子宛转成团说：快日你的。

天要明时，熟睡的王大爪子被一阵巴咂咂的声音闹惊醒了，他睡意朦朦地想：人骚笑，马骚叫，猪骚巴唧嘴，狗骚跑细腿。日他个老先人的，谁家的老母猪跑到我家的炕头上犯骚起骡了？他打了个激灵，坐了起来。仄愣起耳朵听，原来是二女子在巴巴咂咂地咽口水。王大爪子鼻子有些酸凄凄，他擤鼻涕，就像官兵鏖孙的汉阳造放得一样响。二女子也醒了，揉搓着哆目糊说：我梦见你捞得大鲇鱼了，调货也放得齐全，嘟咕咕，嘟咕咕，那香气飞得……她说着，伸直脖子吞咽着口水。王大爪子闷声说，睡哇，自己却摸黑下了炕，屋里屋外一阵胡乱摸索。二女子光着身子坐了起来说：你闹腾甚？这天还麻阴阴的。王大爪子说：趁天不明，到河湾下套子去，你甯等着吃大鲇鱼吧，让咱娃也长得肥腾腾的。

二女子一把抓住他，就往炕上拉：你扑死哇你！我娘说昨天晚上我哥在河滩上差点让查私烟的官兵打着，炸子儿在头皮上乱飞，怕人不？王大爪子说：我抓鱼犯甚罪？洋堂里的人说国贤是抗捐的甚党，还有老掌柜家的金子小姐，全是跟官府别着劲儿来的。二女子说：可不敢乱说，你没见，官家眼珠珠都红了。这三更天的，碰见烟局的小火轮还不是把你往死里打？真有个长短，我咋办？咱那没见天日的娃咋办？

正说着，河滩上响起了枪声，枪弹打着唿哨从屋顶掠过。二女子贴在王大爪子胸前，就像刚出锅的糕，软扑塌塌的。王大爪子说：不怕，有我哩。他抚摸着二女子那湿濡濡的头发，那浓郁的汗馊味泔水味让他心醉，他颤颤地叫了声，二女子。二女子甜甜地答应了一声。这声音还在屋里灵灵发颤，王大爪子又脱了个赤马红条钻进了二女子的暖被窝里。二女子问：我的身子好不？王大爪子答：好绵活哩。二女子问：绵活好不？王大爪子答：舒坦死我了。二女子惊叫说：天，你涨得真没样，小心碰着娃。王大爪子不住气地呼喘，就像在黄河滩上耕地的一只牯牛。

2

王大爪子叫王奎。二女子是赵良的独生闺女，就叫二女子。赵良说女娃还起甚名字，二女子就挺好。她娘说虫虫草草都有个名字，赵良说你就是给她起个洋魔名字，她还不是让男人当马骑。天年还不错，人有口粮驴有料，要闹饥荒，我早把狗儿的浸进黄河里淹死。她娘吓得抖成了团，紧紧地抱着二女子连个大气都不敢吭。二女子他大赵良，原先是横山县一个大户看家护院的把式将。长得五短身材，周正墩实，会打旋风脚，会使大片刀。旋风脚旋起来呼呼生风，大片刀舞起来一片寒光。赵良一点也不良，不知怎么和大户家识书认字的小姐由眉目传情发展到了被窝里，还搞鼓了肚子。大户气得胡子分了叉，一溜摆出了两张明晃晃的大铡刀，要把小姐和赵良一铡四段。大户家的太太吃斋念佛，见不得血光之灾，就给赵良和小姐透了信。赵良拉上小姐就跑，不歇气地过明沙，钻柳林子，直到瞭见了豁牙露齿的边墙才长出了一口气。小姐告诉他，这边墙就是明长城，赵良说过了边墙就下了蒙地，小姐说，就是到了爪哇国，我也和你相跟上。赵良本来走得迷迷茫茫，被这爱情的话语一滋润，立马像饿牲口见了料豆子，走也生风，跳也生风。他连拉带拽把小姐拖上了边墙垛子，时值盛夏黄昏，残阳西坠，天地一片殷红。边风飒飒袭来，小姐自有一股说不出的清爽透亮。

赵良把小姐揽在胸前，咬着后槽牙说：天当床，地作被，咱就在这畅亮亮的地方赤肚子睡下。让这亮红日头看我赵良昨日婆姨。小姐说咱们是明夫妻了，要拉着赵良行大礼。赵良说都刮野鬼了，尿的礼不礼！可还是跟着小姐拜了天地娘亲。拜完，赵良顺手给了小姐一个大耳光子，小姐知道这是拜堂威，就跟新媳妇迈火堆去邪气差不多。可这巴掌下得重了，小姐一阵晕眩，赵良说夫妻就得明夫妻理，以后手轻手重了也怨不得别人，谁让咱是夫妻呢？小姐眼里噙着泪珠珠点头说：以后你拣肉厚的地方下手。赵良说这还由你了？小姐说我疼哩。赵良说疼才记得住，好婆姨都有好记性。赵良拣了个松软的沙坑让小姐躺下，说这地方绵活。小姐慢慢地脱衣裳，泪蛋蛋扑扑嗒嗒地顺着脸颊往胸襟上滴落，赵良说喜庆的日子你哭个屁！三下两下把小姐剥成了个大白兔子，重重地摁倒在沙坑上。一番揉搓，小姐滚成了

个沙蛋蛋,真的变成了个披头散发,满脸沙屑土灰的赵良婆姨。

赵良呼呼地睡着了,小姐借着如水的月光在边墙的沙壁上用指甲刻下了这样一行小字:

横山赵良刘淑娴天作地合之处

刘淑娴是小姐的名字,可小姐知道,今生今世,今世今生刘淑娴没有了,永远地没有了。

翌日,天泛青光时小姐冲横山县城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跟赵良出了边墙,灰眉土眼地踏上了鄂尔多斯游牧地。赵良引着她顺着河道走,找着牲口踪,跟着羊粪蛋驴粪球走过了毛乌素沙漠鄂托克草地。沙窝窝里避过风,树杈杈上躲过狼,睡过蒙古包,钻过牲口棚,眼见着死过去了又眼见着活过来了。小姐熬炼得像一段黑炭,精神得似乎碰见火苗子就能腾腾着起来。赵良更不必说,就差腾云驾雾了。一次,他俩沿着准格尔山地的一条孔兑走,孔兑是蒙古语,即河道的意思。准格尔山地有名有姓的就有八大孔兑,像恶龙横冲,把准格尔山地撞得支离破碎,全都恶狠狠地扑向黄河。孔兑两岸是赭色的山峦,光秃得狰狞恐怖。孔兑是打摆子河,上午是泥浪翻滚一片汪洋;晌午又变成一片沙滩,干得都能生起烟来。准格尔山地的驴马牛羊都知道溜着边儿走,山洪袭来好蹿上岸去。我们不得不承认,熟牲口有时要比刮野鬼的人聪明。

刮野鬼的赵良和小姐沿着干涸的孔兑走过来了。孔兑中央有条淹脚脖子的小溪,不言不语地细细流淌。亮红晌午,艳阳高照,小姐赤着脚片子在水里踩得叭叭唧唧,几只沙鸡探着短脖子在溪边饮水,被小姐惊得噉噉一蹦一跳的。赵良心情不错,他知道沿着这长长的孔兑走下去,就是无边无尽的黄河长滩,那是口里指边墙以内的乡亲们别妻离子抛家弃业拼死扑去的好去处。那曲如泣如诉的《走西口》,就是在这条充满凶险的道路上,西部汉子们泣血吼成的。赵良胸中一阵胀鼓,嗓子眼痒得像有小虫子爬,他啊啊哇哇地喊了几声,荡得两岸沟壑山峦一片此起彼伏悠悠荡荡的啊哇声。

小姐说:你把崖娃娃引出来了。据说崖娃娃是隐在山沟沟畔中的调皮的小精灵,有千千万万,你吼甚,他学甚,专给路人解忧闷。赵良喊:你出来!崖娃娃们也喊:你出来!小姐喊:我看见你了!崖娃娃们也喊:我看见你了……错落参差,悠悠长长。赵良和小姐笑了起来,崖娃娃们也陪着他俩笑。

见赵良兴头好,小姐撒开了娇:我累了,想歇了。赵良兴头好,也就由着

小姐撒娇：咱就歇歇。瞧你这头发灰松松的，黑老鸹都能做窝了。趁水好，阳婆又好，你把头发洗洗。小姐道：你帮我解辫子。赵良瞪起了牛眼：你还想让我做甚？小姐赶忙动手解辫子，又自己在湿沙滩上挖了个小水洼，不一会儿清凌凌的水就溢满了。她刚把头浸进去，就觉得水抖颤得厉害，脚底下也像通了电。赵良蹿起喊：不好！小姐扭头一看，吓得张大了嘴巴，嘴巴还未合拢，迎面扑过一股黑风。二里多宽的河道上，陡然蹿起一房多高的浪头，拥拥挤挤，扑扑腾腾地压了过来，其声势如天塌地陷一般。赵良喊，快跑！小姐撒腿就往对岸跑，没跑几步脚下已是一片泛着黄沫的红泥浆，眨眼就没过了大腿根，他俩踉踉跄跄，被红泥浪头打得摇摇摆摆，好不容易蹿到岸边，赵良回头一看，小姐还在十步开外的泥汤里挣扎，水已没过她的腰部。一排裹挟着树木、石块的巨浪，正在呼啸着冲小姐砸来。赵良眼珠珠都红了，像屁股上被刺了一刀的马儿那样跃起，三跳两蹿冲到小姐的跟前，揪住她的头发就往岸上拖。人刚爬上坡，那排浪头擦着他们的后背跃了过去，满河都是桌面大滚动的石块。他俩都滚得像泥猴一般，小姐扑在地上说：我那神神，怕煞死人！赵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一河山水，觉得不该在这一马平川的河道上失蹄，全是这婆姨撩拨的。本想狠捶她几下，可一见小姐全身上下被山石树木碰得青一块，紫一块，便软了心。先记下，赵良思谋了半天，做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让步。

小姐死里逃生，自然是非常庆幸。她说：这天蓝瓦瓦的，日头这么大，哪儿来的山水呢？赵良说：人能瞭见多大的天？谁知道哪达达下雨哩。小姐道：人才是井底之蛙。你说在这黄天底下，人不是虫虫草草是甚？为了显示人的可怜，小姐凑到赵良的跟前，含情地说：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赵良说：我把你压在胯下，就是你的天！天是那样好当的？婆姨是那样好日的？赵良说得平平稳稳：人该舍命就得舍命，命是干甚的？小姐感动得一阵呜咽。

不过是一顿饭的工夫，喧嚣的孔兑又恢复了死一样的沉寂。赵良催着赶路，小姐的肚子却闹腾开了，赵良的后代自然会闹跟头把式，小姐疼得连翻了几个滚，一个皱巴巴的肉团便落了地。赵良提起一看，立即咧着嘴笑了。小姐的肚子很争气，刮野鬼的路上生下了国栋。在五里村住下三年头的时间，又生了国梁、国贤，一色的大胖小子。赵良说：老辈辈讲究汉儿多，赖瓜子多，我算是信了。说是说，自然是乐得合不拢嘴的。后来，小姐的肚

子就坐不住胎了，好不容易生下一个活的，还被赵良提着脚脖子扔进了黄河里。小姐哭得胖眉肿眼。赵良说：不是我心狠，天年不好，没多余口粮养女子。鸡不吃还是羊不吃？你这肚子也该歇歇了，地该歇还得歇哩。于是，小姐的肚子就歇了两年，到国栋五岁时，小姐的肚子又鼓了起来。收了秋，赵良喜洋洋的，二女子赶快从娘肚里钻了出来。

五里村的乡亲们都说二女子的命好，碰上了好年景，不像她的兄长，净赶上天灾人祸乱糟糟。国栋生在刮野鬼的路上，那大惊小险多得像六月的沙蓬棵子，一擦一抱的。国梁落地时，洋教士带着官兵圈乡亲们辛辛苦苦开出的地，自然有一番昏天黑地的搏斗，要不是赵良躲进了沙窝窝里，早被绑上石头沉进了黄河里。五里村一下就死了二十九条精壮汉子，几乎是家家戴孝。到国贤睁眼看世界时，这世界又翻过来了。前年祸杀乡亲们的官兵，又纠集乡亲们攻教堂，杀洋教士。把这些金发碧眼的洋魔们像绑死猪一样捆在扁担上，高抛到天上又狠落到地上，摔得血珠珠乱迸，直到成了一团团肉酱。赵良又是一身血点子，还不等身上的血腥气褪光，官兵又和洋教士言和了。乡亲们赔钱、赔地、赔牛、赔羊，赔得赵良恨不得拿细麻绳绳把国栋、国梁、国贤三兄弟的脖颈扎起来，这才天下太平了。该耕地的耕地，该喂鸡的喂鸡，五里村又是炊烟袅袅。滩上的首富金老万教训赵良说：人得珍重太平日子。咱走西口来这黄河滩上干甚？是过日子。人家洋鬼子来这黄河滩上干甚？也是过日子。蓝色的裤腰黑色的裆，谁也踩不了谁的行。我就不信洋鬼子能把这黄河滩运过洋去，咱们这些泥爪爪老百姓瞎尿地操心。朝廷再浑蛋翻来覆去烙烧饼，也比老百姓圣明。官府和教会言和后，就取缔了私荒。赵良汗珠珠摔八瓣开出的十亩地便被洋教士圈了去，正穷得光屎打炕皮，对金老万的教诲只有诺诺的份。金老万租给赵良三十亩滩地，说看赵良是条血性汉子，还减了一成租子。赵良自然是感激不尽，哆嗦着手指头画了押。回家给小姐说，小姐皱眉道：租教堂的滩地才收三成租子，头年还管籽种，金老万收你四成还合适？

小姐连生三胎大小子后，多少敢说几句硬气话。赵良心里也揪唧得慌，觉得中国人欺负起中国人来更没个深浅，颇有点哑巴让驴日了的感觉。赵良窝火，恼怒得冲小姐吼：我看你是皮痒痒，也敢吱歪个三长两短了。我种自家的地却给洋教士交租，这不是屎擦腚沟子自个日自个？我赵良站着一根，竖着一条，舔了洋人的腚，在这黄河滩上还活人不？小姐是读书识字的，

自然懂得名节的重要,听赵良这么一说,忙自我批评道:我一个女人家就知道三多两少。可这事一沾上名节,有时就变得两多三少了。你就是当我鬼嚼,犯不上生气。赵良这才顺了气,吆上毛驴去耕地。耕累了,毛驴吃草他在松软的黄河滩地上躺成个四仰八叉,潮润润的土腥气浸淫着他的全身,赵良面对着苍黄的天,由衷地想:庄户人得有地种,有地种多好。

有地种就有收成,收成好了人够吃驴够嚼,还可以养闲人。比如说二女子,在赵良眼中就是闲人,在家中的地位比耕地的老白驴差点,比鸡啊猫啊强一些。吃的自然是残汤剩饭,穿的是国栋兄弟穿小了的破衣烂衫,其生存状态是有口气就得。小姐有时疼二女子,给她塞块干馍什么的,还不敢让赵良看见。赵良要是看见了,心情好就骂两句,心情不好就打几下,开打骂时总是将小姐和二女子一锅烩。唯有进行床第之事时,小姐才敢劝赵良几句:二女子不是你的种?咋跟仇人一样样?赵良道:好你了,我的娃娃亲,我跟自己的亲闺女有仇?我不想让她穿绫罗绸缎天天吃油炸糕哇,咱不是穷嘛!穷,可是一顶愁帽子。我看她有口气呼喘,咱当娘老子的就算天大的对得住她了。

一天,二女子悄悄地问小姐:娘,咋乡亲们都说我命好?小姐叹了口气说:有房子挡风,有谷米和山药蛋蛋填肚,不跑来跑去地刮野鬼,还不是好命?女子,你活着就是好福气。二女子像一只小瘦猫,小脸青黄泛绿,唯一一双大眼睛滴滴溜溜放光。小姐把二女子揽在怀里,泪眼婆娑地端详一阵说:我女子长得袭人,好袭人。说着,扎起一只吱扭乱响的小凳子,掂着脚把手伸进一只吊在屋梁上的柳条筐里,探宝一样捏捏索索了半天,二女子蹲在地上仰着瘦脖颈看那只柳条筐,小嘴巴一蠕一动的。她知道那是家里的饭筐子,吊在梁上是防猫和老鼠糟践,也防国栋兄弟们零叨着吃。娘常叹:半大猴小子,吃死娘老子。小姐好不容易掏出一颗蒸熟了的山药蛋,像做贼一样双目逡巡四周,然后把那黄里透青的山药蛋往二女子手上一塞,说:别让你大他们看见,趁着温乎吃。

二女子接过山药蛋,就往嘴中一填,一下卡在嗓子眼上。吞也吞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噎得脸发青,白眼珠子一翻一翻的。小姐着了急,手指头伸进二女子的小嘴里乱搅和,搅和了半天也不顶用,二女子已经抽搐开了。小姐慌了神,抱起二女子就往滩上跑,一路喊叫着:要咱娃的命哩!娃他大,要咱娃的命哩!娃他大,快来救咱娃的命!天地苍苍黄黄的,赵良像一只小

蝼蚁隐在这广袤的黄河滩上。小姐放声嚎叫，一个光屁股猴小子闻声跑了过来。小大人似的问：大娘，二女子咋了？

小姐说快去找你良叔，二女子让山药蛋蛋噎着了。猴小子撒腿就跑，跑了几步又折了回来，瞪着小眼珠问：地头那么远，找见良叔，二女子还不得憋死？小姐急得转开了磨：奎子，那你说咋办？

这光屁股猴小子叫奎子，是金老万家的小羊倌。这年奎子整十岁，已给金老万家放了四年羊，羊铲子使得跟快枪似的。铲起土圪垯，指哪打哪，说打羊头土圪垯决落不到羊脖颈上。奎子看看脸色乌青的二女子，弯腰捡了根大拇指粗细的沙柳棍子，憨头愣脑地说我给她捅进肚肚里去。小姐说这能行？奎子说咋不行？你把她的嘴往大里掰。说着，奎子手中的沙柳棍就捅进了二女子的嘴中，还说我用劲哇。真的一用劲，二女子啊哇一声，嘴巴里涌出一股鲜血来，喘气匀了，白眼珠子也不翻了还站了起来，呸呸地啐着嘴里的血水。奎子憨笑着，小姐说奎子真行，归根儿是个带把把的。爱爱地摸了摸奎子的小鸡鸡，奎子慌忙地用两条小黑腿儿夹住，小姐说屁大的猴小子还知道害臊哩。小姐正笑着，奎子却尖叫着跳了起来，原来二女子蹿到他跟前，在他的胳膊上狠咬了一口。二女子说让你捅破我的嗓子眼眼，你赔我的嗓子眼眼，赔！赔……

3 金老万说奎子，小人人长了一双大爪爪。那时，奎子才六岁，黑不溜秋，骨瘦伶仃的。金老万从灰袍的长袖里，拿出一个玉米馍来，递给了奎子。奎子双手接过捧着吃，金老万忽地发现这小讨吃花子两只手特别大，摸摸还挺肥厚，暗叹这是接财之相。再从长袖里摸出一颗山药蛋来，奎子接过又是一阵吞咽，额头的青筋跟着一跳一进的，金老万顿生爱怜。金老万问你大你娘呢？奎子咬着嘴唇不说话。金老万说小小的年纪刮开了野鬼，何日才是一站呢？又往袖筒子里摸，奎子两眼紧盯着，金老万摸索半天两手还是空的，自己不禁哈哈地笑了起来。奎子动了动嘴巴，还是盯着金老万的长袖筒，似乎那里隐着一只吃不尽的大饭锅。金老万不信洋教，也行善事，长袖筒里常揣点干粮，看见顺眼的就往人家手里塞。就是提着棍棒绳索讨债，把

赖账逃租的汉子们四马攒蹄地捆在马尾巴上拖，还忘不了给长哭短嚎的婆姨娃娃们塞块干粮，说是路归路桥归桥，一码管一码。金老万做人理事非常分明。

老约翰生前常颤颤巍巍地来金老万家传播福音，老约翰是教堂的主教，人们之所以还记得他，是因为他全须全尾地寿终正寝的，而且埋在黄河滩上。后来，黄河改道，这块滩地成了一块孤岛，人们称它为老约翰滩。老约翰死后，金老万送了他一对石人石马，一直守在老约翰的墓前。那对石人石马是花了大价钱的，相当于一顷地一年的年租。实际上他跟老约翰没什么交情，甚至几次想找人把这老洋魔沉进黄河里。金老万生前恨他，死后敬他，全是出于老约翰对他所信奉的上帝的执著。金老万曾多次讲过，我喜欢老约翰那股劲头，一个心眼儿为那不着影影的上帝。实际上，金老万当着老约翰的面儿多次对老约翰的上帝表示不恭：尿吧，他钉在这十字架架上就能把中国人教化住？我们老祖宗下油锅的，被五马分尸的贤人多得去哩，中国人不是该咋着还咋着。那又不是金元宝，谁整天还把他挂在脖颈子上？说着，用指甲盖轻轻弹了弹吊在老约翰胸前十字架上一个裸体男人的脑门。老约翰吻了吻十字架，念叨着：主啊，救救这些无知的羔羊吧！金老万哈哈大笑：我就不信你那主比我还爱中国人。你远天野地地跑到这黄河滩上刮野鬼图甚？还不是嘛嘛嘴混个肚肚圆。你少吃了还是少喝了？还不是从我们这些无知的羊羔羔的牙缝里抠拊下来的。你那主是管你吃了还是管你喝了？他算甚？少拿他吓唬我，我看他是个尿！谁是你的主？我们才是你的主。别口水吧嗒地亲那铁架架了，要亲，就亲我们中国爷们儿的屁股吧！这儿，金老万冲老约翰拍了拍肥厚厚的屁股，多时都是热热乎乎的。

金老万是想激怒老约翰，让他和他的上帝都滚得远远的。自己多少年耳根不清静，全是这老洋魔鬼嚼的。他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执着十字架就过来了，唠唠叨叨，半生不熟，那股执拗劲儿让金老万发憊，好像是亲大娘老子忽然活过来似的。有形无形地让金老万产生了顾忌，这让他很不舒服，好像头上真让老洋魔的上帝罩着了。

一天，金老万坐着他的实心木轮二饼子老牛车，吱呀吱呀地摇晃在黄河滩地上，那绿荫荫的庄禾在黄河晚风的吹拂下摇头晃脑的，像是恭迎着自己的主人。庄稼叶子飒飒地低吟浅唱，金老万就像喝了陈年老酒，眯缝着眼睛如醉如痴。金老万忽然开口说：二十年前，我只身一人来到这黄河滩上，像

条没家的野狗娃子一样恹惶。这家业我是咋扑闹下的？老张头，你说说，我两头见过阳婆婆不？我不发家谁发家？赶牛车的老张头，摇晃着手里的赶牛鞭子，垂头耷脑地昏昏欲睡。他嘶哑着嗓子说：谁有本事谁发家。老东家，咱这滩上的人家都服你的本事哇！有本事的坐牛车，没本事的赶牛车，你说是不是？金老万兴奋地哈哈大笑。暮霭越来越浓了，鼓着圆肚子的羊群垂头耷脑地收圈，咩咩声此起彼伏荡在黄河滩上。村落里荡起了细细的炊烟，那熟悉的烧庄稼秸秆味儿像一条条小虫钻进了金老万的全身，金老万舒服得不知该躺下还是坐起来。老张头说我那婆姨信了教了，嫌我没少干杀生害命的事，晚上给我掉屁股掉得不行。金老万说那你就硬上。老张头说你以为我还是十八哇，说日就能日哇。我老汉也眼瞅着往五十上奔哩。老东家，你说真的有末日审判没？我那婆姨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你说信吧，肚肚里还真有点儿打鼓。金老万说那你就把自己的热炕头腾下让给刮野鬼的讨吃子，山药蛋谷米粥管够。老张头咧着嘴说：好你个老东家，那我一家家吃甚喝甚住甚？金老万沉下脸道：那你就少在我耳朵眼眼前崩这没影影的屁！老张头叹了一口气说：人死尿朝天，活一天没一天。金老万心中乱糟糟的，没有了一点儿兴致。

金老万想看看老约翰发怒的样子，他就不信这洋老头没脾气，净拣着刻薄话刺他，羞辱他。金老万说：你咋哑尿了？又鬼嚼末日审判是不是？你才末日呢，瞅你那身皮肉，看看你那眉眼，活像骗驴的尿！骗驴尿才信你那上帝哩，吊这么个死人架子吓唬谁？你那上帝死尿了，你也快咽气了，我金老万活着！每晚上搂着仨俩婆姨活着，想咋日就咋日，你能咋？你那上帝能咋？我再把狗日的气死一次！金老万想这洋魔该发疯了吧，就是抽自己几个耳光子也决不发火，让他看看中国人的肚量。他吃五谷杂粮，我就不信他不拉屎放屁。金老万知道乡亲们有个忍不住的东西，那就是庄稼火，人们最爱说忍了，实际上啥也忍不住，总是气鼓鼓的。黄河滩上的乡亲们信奉的是“争气”两字：收成好了，地皮争气；生了男娃，肚皮争气；有了过失，便是“你这不争气的东西”。似乎，人们全为气活着，老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金老万信这话。就连讨吃要饭的叫花子，也是动辄气鼓鼓的，这让金老万折服。对叫花子，你可以不睬他，可以拿棍棒驱赶，甚至可以放狗咬，但你不许小觑他，糟蹋他。穷汉气大，气上来不要命。一次在家门口，金老万遇见了三个讨吃叫花子，还是亲兄弟，从陕西神木地界过来的。他的袍袖袖里

仅装着两颗山药蛋，他给了两个小叫花子，谁知大的不干了，怒目道：你想糟蹋我哇，你空下我，还让我活人不？非要一头碰死在金老万的门前，金老万是什么人？死人见得多了，便说：你碰，你碰，不碰是驴日下的。大叫花子就碰，一下子就碰成了个血头狼。乡亲们围上来观看，问明情况，纷纷评判道：这是你的不对！宁灭一村，不灭一户，咋连这么个理都翻不转？金老万道：我打发讨吃子倒打发错了？！乡亲们说：不是那么个理，兄弟讨要上了他讨要不上还活人不？你得这么想才对理。金老万无奈，只得拿出一块玉米干粮来打发，大叫花子不要非要一颗山药蛋，金老万苦笑着又拿出个山药蛋。一头是血的叫花子道：你咋也得让我顺下这口气是不是？金老万连连称是，算是领略了这口气的厉害。

他老洋魔就没气？真是死汉的尿？金老万盯着老约翰的蓝眼珠，心中有点儿发虚。老约翰道：我在黄河边上信奉上帝四十年，比你得年纪还要大，我把魔鬼收进了心中，把自己的魂灵交在了主的祭坛上。我年轻时，在我的国家也杀过人，还不止一个两个，我忏悔了，主收留了我，他很博大。金，你得明白，我的魂灵很安静，明白。你愿意忏悔吗？我的孩子，不要再漂泊流浪了，回到主仁慈的怀抱里吧！老约翰毛茸茸的枯手高举起了十字架，倘若他再多坚持一会儿，金老万会扑咚一声跪在他的十字架下似的。金老万想，老约翰和他的上帝一定连屎都吞得下去，要不人家拿着个十字架就占了大半个黄河湾呢。金老万说：你容我再想想。男儿膝盖黄金做的，不能说跪下就跪下，下一次我给你个准话。可是，对金老万和老约翰来说没有下一次，命中注定金老万和老约翰的上帝失之交臂。没多久，教堂尖尖上的钟声为老约翰敲响了，金老万知道，黄河滩上最热爱上帝的人远去了。没杀过几个人的人哪会理解上帝的仁慈呢？在这一点上，金老万自认为和老约翰是心心相通的。罪犯最容易皈依宗教，要不为什么“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金老万为自己的发现开怀大笑。或许是英雄惜英雄吧，或许是向上帝表示友好吧。当老约翰的丧钟敲响后，金老万的第一反应是像老约翰这样不沾牲口脾气的主教上帝再不会派出第二个了。金老万送去了厚重的葬仪礼金。其手面之大，让前来吊唁的县衙官员、垦务督办、蒙古王公还有形形色色的教民所送礼品多少有些拿不出手来。不信教的乡亲们觉得金老万这事虽办得争气，可破费太大似乎不太值得。金老万说：花钱消灾，盼个太平日子吧，这还真得靠老约翰的上帝保佑。

五里村教堂的继任主教叫默里，是个比利时人，他被老约翰和老约翰的上帝压制了十年。他天天祈祷老约翰和老约翰的上帝快快回到天国去，他认为老约翰应当到天国侍奉上帝，为上帝煮杯咖啡什么的，然后无休止地探讨福音的奥妙，而不应当赖在这沃野千里的黄河滩上扯淡。默里非常欣赏这句中国话。这么块好地方，竟让老约翰变成了赎罪的祭坛，默里想起来就牙根痒痒。默里信奉自己的上帝，那就是火枪快炮。把老约翰安葬在黄河滩地的高岗子上，默里叫住了驻五里村的垦务督办杨旺。杨旺原来是从榆林城来的边商，说是边商，充其量是个贩针头线脑糖茶烟酒的丹门庆蒙古语货郎。身背肩挑，过沙漠，走草地，杨旺靠辛苦攒下了几个钱。后来跑到归化城贩烟土，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胡混。混到二十八上，还没娶下老婆，然后运气来了。丹丕勒老爷被砍头的那年孟春，杨旺竟变成垦务督办，跑到黑界地催银收租，还娶了垦局局长姚老爷的千金为太太。

何谓黑界地？黑界地就是史书上说的“皇借地”。那是公元一六四九年，顺治皇帝朝鄂尔多斯王爷借的。这条皇借地南北宽五十里，东西长二千里，走势顺黄河曲弯。在这条皇借地里，严禁蒙人放牧汉人耕种，成为一条不见人间烟火的天然屏障，以企阻隔鄂尔多斯蒙古人同晋陕宁绥周边数省的汉人交往。一百多年来，草枯草荣，草荣草枯，这条借地草比人高，一眼望上去黑压压地生烟，人们将其称为黑界地。康熙三十五年即公元1697年，晋陕大旱，人们“易子而食”，狼烟四起。次年，为了安置灾民，康熙下令沿黄河南北长探十里皇借地，用于放垦。鄂尔多斯黄河滩地，大都叫十里长滩，就是康熙爷十里长探探来的。垦令一放，周边四省的贫苦农民便聚伙而至，建起了村庄，开垦了土地。于是就有了专吃垦务饭的地主、商人和官兵。官垦、私垦会融在一起。十里长滩成了一个乱哄哄的大蜂窝。有跑马圈地的，有赶牛犊划圈占地的，你圈我的，我圈你的，狗扯连环一般。出现了凶杀械斗。敢下手的，杀人不眨眼的，便渐渐成了掌柜的。更有不要命的，把牛犊划进了长探之外的黑界地，引起了蒙人的不满和官兵的驱赶，还有被砍了脑壳的。有的掌柜买通了蒙族王公和官兵，私开黑界地便成了睁一眼，闭一眼的事。后来教会开进来了，在长探十里的黄河湾上一溜建起了七座教堂，以上帝的名义办垦务，自然畅通无阻。一下圈了近四百顷地，七座教堂像七条越吃越胖的大蚕爬在这条狭长的桑叶上吞吃。刮野鬼的庄户汉红了眼珠子，便兴起了义和团，双方拉锯般地杀来杀去，一批批庄户汉子倒在血泊中，而黑界地大多划在了教会和掌柜的名下。眼见

白花花的银子流失,北京城的老佛爷慈禧太后自然心疼,决定“移民实边”,彻底开垦黑界地。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即公元1902年,钦命垦务大臣、兵部左侍郎贻谷亲抵归化,实施丈放。贻谷将黑界地划为仁义礼智信五段,分别设了垦局派了委员、督办和官兵收银收租。委员和督办们又联合教会、蒙古王公、商人、掌柜的,办起了垦局、股份公司,大批招募周边四省的农民开发黑界地。那时杨旺还在归化城倒腾买卖,想吃又探不上碟子,眼瞅着别人发垦务的财,自己只能着急得嘴角起火泡。他像没头苍蝇般跑垦务行辕,撞将军衙门,上下打点,四处活动,唾沫星子比银子扔得多,自然没什么大的收效。后来机会终于来了,所谓上天不负苦心人也不是枉说。

原来,黑界地中的仁段,属准格尔旗的地界。这仁段和绥远的清水河县,和林县,山西的偏关及河曲县隔河相望。黄河从仁段地甩弯,进入晋陕河谷。黄河拐弯处叫老龙口,修筑了堤坝,甩下了宽五里长四十里的滩地,人称四十里长滩。五里村和五里教堂就建在四十里长滩的五里处,算是紧贴着老龙口。五里教堂占的是东滩的平地,五里村在西滩,是稍稍隆起的滩岗子地。滩岗子往西就是黑界地仁段,早已被啃得七零八碎,同滩地打成了一片。所谓丈放就是为慈禧太后补办个正式手续。仁段的垦务督办、委员乘船东下至老龙口渡口,个个是踌躇满志,所谓丈放还不是说你是多少就是多少,这一多一少就是白银子,谁跟白银子过不去呢?偏偏有人跟白银子过不去,那就是准格尔旗的东协理丹丕勒老爷子。丹丕勒老爷子时年七十二岁,亲率蒙兵、家丁和不满丈放的蒙人、汉人,在滩岗子上架起土炮抬枪,严阵以待,就等丈放的垦务官员踏上黑界地。垦务官员多是爱钱又爱命的主儿,便把垦局设在五里村,而头头脑脑躲进了河东的河曲县衙内。隔三岔五过河督办一次,也不过是捞几两白银子。丹丕勒老爷子不光组织蒙人抗垦,还煽动种滩地的汉人抗交“荒银”。洋教士们是看热闹不怕乱子大,鼓动教民们两处拱火,好趁乱下爪子。垦局的官兵们有枪有炮,火气格外大,就办了几个抗交荒银的,押在河边用快枪揭天灵盖。枪一响,五里村炸了窝,丹丕勒的蒙兵率着乡亲们砸了垦局,打得几十名垦务官员四处逃窜。有姓盛的放垦委员躲进了五里教堂里,恳求仁慈的上帝保护。老约翰正手执十字架面对红眼珠的蒙汉乡亲,祈祷上帝的仁慈,愤怒的人浪冲得他摇摇晃晃,就像一只小划子在黄河浪涡里打漩。和蔼可亲的默里教士接待了这位惊魂未定的放垦委员,给他端来了热咖啡。微笑着劝他安心休息,待天黑一定把